

我的旅行記

關中瑣記

魯彥

一 古舊的潼關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深，車子進了潼關。幾分鐘後，我踏着了關中的土地。在從前，這裏纔算是真正的中國，我的故鄉是南蠻，是外國。所以歷來由東向西來的，一進河南靈寶縣的函谷關，就叫做「進關」。所謂「出關」，乃是指東出函谷關，或西南出散關，東南出武關，西北出今甘肅之蕭關而言的。這說法，現在似乎必須變換了，尤其是在我這個南方人，看起來，西過函谷關，彷彿是到了關外一般。

潼關的夜，冷靜而且黑暗，除了從火車下來的很少的旅客和幾輛人力車外，便沒有別的人跡。街上沒有路燈。城門已經關了，等到了一輛要人的汽車，纔給開了一齊進城。氣候並不覺得冷，似乎和上海的差不多。

第二天正是陰曆正月十六日，街上一隊一隊的走過高檯和高蹺，人非常擁擠。店鋪很少，有幾家櫃檯裏裝着爐竈，煎熬着鴉片，有幾家正在縣政府的鄰近。原來鴉片的賣買，在這裏是公開的。

下午到東街看了一株大槐樹，據說就是馬超刺曹操的古蹟。樹幹一半在藥店裏，一半在布店裏，牆壁攔着，辨別不出多少大。據說五六個人還抱不住。離地一丈多，樹幹上有一個洞，說是槍刺的痕跡，三角形，直徑有一尺多，裏面分成兩個小洞，不曉得多少深。我爬上特設的梯子，撫摸了一下，哄騙着自己遇到了古蹟。

出了東北門，循着馮玉祥所開的汽車路，不久就到了金陡關。金陡關一名第一關，在豫陝分界的地方。關在兩崗間，不很高，據說遊人都到這裏來觀賞，想必是歷來戰事所必爭的緣故了。火車隧道就在關外的右側，上面設有天井通煙灰。走上關，北行一二十步，底下就是黃河。對岸山西境內的高山，即伯夷叔齊餓死的那個首陽山了，那面的河邊有一個市鎮，叫做風陵渡，說是從前有女媧墓，女媧姓風，所以叫做風陵。山西有汽車直通那裏，

爲陝晉交通的要道。黃河沿着南北行的首陽山從北來，到這裏和西來的渭水相合，突然和首陽山東折，潼關正對着兩水交合的口子，水勢的確是很大的。潼關的城廂地位很低，岸邊的泥土且極容易崩潰。水經注云：「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然而現在卻沒有危險。車夫說，那是因爲城下壓着寶物的緣故，要不然，城一定給水衝走了。

潼關城廂的後背是華山脈，往東去叫做嶠山。起伏重疊，形勢很險。但和鄭州以西的山一樣，沒有草木，沒有石頭，都是灰白色的黏土。山上一層層的平地，是種麥子的，一個一個的洞，是住人的窩子。

潼關沒有特別的出產，除了有名的醬菜。牠只是交通的要道。

古舊、冷落、衰敗，這便是現在的潼關。

二 荒涼的旅程

三月二日，坐着人力車，由潼關西行約十五里，即折向北行。村落漸行漸稀漸小。每個

村落都築着土堡，這也是我沒有看見過的情形。由潼關到朝邑縣都是平原，計程六十里。過了兩條狹窄的河，在南的是渭河，近朝邑縣的是洛河，這兩條河都沒有橋。洛河上連繫着幾隻船，和浮橋一樣，水大的時候，這浮橋就變做了渡船。過渭河有一隻很大的渡船。幾輛牛車、騾車、人力車，都用這渡船載着過了河。

朝邑縣城在黃河灘上，地勢特別低，背後有三個土堡在高原上，遠遠望去，以為那就是縣城。

第二天早晨，坐着一輛騾車往郃陽。朝邑到郃陽有一百十里，漸走漸高，是上坡的路，還要翻溝，因此人家叫我天纔黎明就起行，給我雇了一輛快車。所謂快車，就是兩個騾子拉着走的。但是我雖然起得早，車夫卻來得很遲，出發的時候，已經七點半了。而快車也很慢，我的兩個騾子和人家的一個騾子一樣，一小時只能走十里路。這騾車，雖然從前在別的地方常常見到過，卻還是初次坐，因此坐着也不舒服，睡着也不舒服，老是在車裏碰着頭，心像快被搖了出來，腸子振動得要斷了一樣。

一路往北，村落愈稀，差不多五里一個，十里一個，小的村落只有二三十家。沒有街市，沒有店鋪，只有到了市鎮，纔有賣喫的，這一百十里中，車子只經過朝邑縣的一個市鎮，叫做兩女鎮。十時半到那裏，車夫向我說要不要喫一點東西，我不曉得這種情形，覺得肚子並不餓，沒有喫，因此一直餓到下午二時半，車子特地多走了十里路，灣到郃陽境內的露井鎮去休息。

四時從露井鎮出發，離縣城尚有三十里。翻了一個很長的溝，天將黑的時候，到了金水溝。過了溝，到縣城只有五里了。但這個溝是最不容易翻的。

所謂翻溝，原來就是過一條河道，但因為現在這河道沒有水，所以就成了車路。

金水溝一上一下，約有一里路。坡很陡峻，沒有轉彎休息的平地，沒有攀手的東西，兩邊高聳着峭壁。頭上的天是長的，只有一丈光景寬。我下了車步行着，車夫繫了車內的行李，用一根木棍，綁住了一個輪子，只讓一個輪子轉動。他一路用另一根木棍，隨隨阻擋着那一個轉動的輪子，不讓牠走得太快，一面又緊緊地拉着騾子的韁繩，隨時勸住牠們。

的腳步，上坡的時候，去了輪上的木棍，加了一匹牛拉着走，車夫又在後面隨時用木棍阻擋着輪子的倒退，一面叱咤地鞭打着牲口。騾子悲慘地喘着氣，彷彿要倒斃的模樣。

沒有山水草木，地上全是灰白的黏土，找不到一塊石子，荒涼冷落如在沙漠裏一般，這旅途。

三 郃陽——古有莘氏之國

郃陽縣志云：「嘗稽唐堯時，鯀取有莘氏女，而夏啓以莘封支子殷初，伊尹耕於其野，後爲周太姒所生國。詩大雅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原註引朱傳云：洽，水名，在同州郃陽夏陽縣，流絕，故去水加邑）之陽，在渭之浹，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據此，則唐虞夏商之世，郃陽爲莘國明矣。」故現在的郃陽的東北區有伊尹墓，東區有太姒墓，帝嚳墓。

據縣志，郃陽城東西二里，南北二里，但實際走起來，南北不到一里，東西最多也只有一里半。到城牆上遙望，城外一望無際，看不見什麼村落。縣城西北的四十里有梁山，但爲

高原所遮住。天氣晴朗時，可以在城牆上隱約地望見百七十里的華山。

城內文廟中存着一個曹全碑，明萬曆年間出土，爲漢碑中最完全的一個，當時只一「因」字半缺，現則歷經搗摹，損缺的頗多，且搬動時受傷，斷裂爲二，拼合之後，有十餘字損缺。但在所有的漢碑中，牠仍是最完全，最清楚的一個。字爲八分體，清逸而遒勁，琢字亦無刀痕，沒有書撰人姓名。

教育局中又存着觀音佛塑像一個，爲隋開皇四年所造。石純如玉，錚鏘作聲。面貌和裝飾頗似印度人。此像前在城外某村中，沒有人注意，前幾年一個古董商人偷賣了出去，已經運到黃河邊，大家纔知道牠是件古董，把牠奪了回來。

和潼關、朝邑一樣，郃陽的街上開着許多賣大煙的店，一元錢可賣二兩多。據說每一家人家都有一二付煙具，自吸或招待客人。有些人吸的是四川的捲煙，或者蘭州的水煙。未到陝西以前，聽說陝西人有熬煙油點燈，有三五歲小孩子吸煙的，但在郃陽，並沒有聽到這種情形，據說這樣的事情是有的，但不是郃陽，吸大煙最利害的說是要算山西的有。

些地方，那裏的人多喫白丸，那是煙土中最強烈的一種。今年的政府禁種鴉片似頗認真，三申五令，逼着縣知事親自到鄉下去剷煙苗，所以我一路來去，官堂大路旁都沒有看見罌粟。

郃陽沒有醬油店，只有醋店；掛着醋店的招牌的，並不帶賣醬油，大家都不很愛喫醬油，買來的醬油味道是苦的，和墨一般濃黑。有一次我們的廚房在簷口滴下了幾滴醬油，牠便像漆似凝固在那裏，太陽曬了幾天，愈加膠固了。只有醋，是大家不能少的助料。一碟醋，一碟鹽，有時一碟辣椒油或大蒜，便是很好的下飯的菜。郃陽縣境內沒有水，許多井都掘挖到七八十丈深，有的地方甚至喫沼中的污水。大家都愛惜水，有一家七八口共有一盆水洗臉的。只有離縣城三十里的夏陽鎮是在黃河灘上，且有漢水，種了一些菜蔬。郃陽人幾乎沒有東西下飯。一年到頭很少下雨，井水很混濁，茶水裏全是灰土，白的衣服愈洗愈黑，做出來的豆腐是黃色的。豬肉很便宜，一元錢可買六斤，鷄每隻值大洋二毛，然而郃陽人也不常喫。夏陽的漢水出魚，大家不愛喫，也不敢喫，說是有毒。鴿子成對成羣地棲宿

在每家的屋樑上，沒有人捉來喫，連牠們的卵也不收。大家已經習慣了不喫菜的生活，只要有醋、有鹽、有蒜、有辣椒，一個一個的饅頭，無論冷的、硬的，都喫得很有味。

郃陽沒有什麼工業品，店家販賣的布、帽子、襪子、鞋子以及一切的消耗品，幾乎全是河東來的，所謂河東，就是指的山西。只有羊毛氈子是牠的特產品，但不及俄國貨的美而柔而輕，所以牠的銷路也有限，而出產這氈子的地方又很多。

郃陽的土也全是黏土，一黏在衣服上，便不容易把牠刷掉。隨便那裏的土都可以挖起來燒磚瓦。用不着像江浙一帶要挖得很深，而且還只限少數的土地。大家用的土磚，做起來非常容易。用一個長方形的木盒，底裏撒一點灰，從地上剗起土來，放在木盒裏，用棍子輕輕一敲，倒出來便是一塊土磚。所有的屋子幾乎全用的這種土磚做的牆，屋上瓦下襯的也是那泥土。

房子的構造是這樣：朝南的有三間祖堂（他們叫祠堂），兩邊是朝西朝東的廂房，中間一個很狹窄的長方形的天井。人都住在廂房裏，每一個房裏有一個大土炕（夫妻

睡的炕叫做配，橫直都可以躺好幾個人。冬天一到，底下就生起火來。女人家做女紅的一天到晚盤着腿坐在炕上，據一個醫生說，郃陽的女人特別多病，就是這緣故，因為坐在那裏血脈不活，生火的時候，下身特別熱，光線、空氣又不佳（紙糊的窗子和天花板）。但大家還是最愛住窯子，造屋的時候，裏面特別用泥土造成窯子，有的甚至沒有窗子，黑洞洞的，大家說更加舒服，冬溫夏涼。

地廣人稀，是陝西一般的情形，郃陽已經接近陝北，所以在舊關中道中最甚。天時壞，種田的人愁收穫不多，天時好，愁工作的人少。牛車、騾車、驢子，拖的負的又非常遲緩，大家想人口興旺，結婚得很早，男子十六歲，女子十三歲，都結了婚。某一個中學校，初中二、三年級學生總數為三十八人，年齡以二十歲以內的佔多數，沒有結婚的只有三人。結果怎樣，是很容易知道的：婦人多病，生育不多，子女羸弱；加上天氣過熱和太冷，飲食缺乏養料，不講衛生，（婦人生產時坐在灰袋上，故產婦常多危險），沒有醫院，要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和其餘地方一樣，郃陽最多的人是農人，其次是商人，再次是讀書人。因為讀書人歷

來是做官、做紳士，因此地位最高。學生出門，學校裏寫一張護照，完全照着軍隊裏所發的一樣，命令着「沿途駐軍不得留難，切切此令，須護至照者。」上面再用硃砂在「爲」字上塗下一個大點，在有些字旁邊加上幾個紅圈。於是拿着這護照的學生便可通行無阻，不受檢查盤問了。在中學校裏畢了業，便有人送捷報到他家裏，貼在他的門口，說「要由教育廳廳長省主席轉呈國民政府大學院以小學教授及普通文官任用。」但是否有小學教授或普通文官可做，要看命運，要看會不會鑽營了。

四 送窮鬼——郃陽風土之一

陰曆正月初五，在南方是接財神的日子，但在郃陽，卻是送窮鬼的日子。一送一迎，一懼一喜，一個是消極，一個是積極，目的卻是一樣。南方接財神，年年奉行的多是商家，一般住家大概都已沒有什麼表示。而郃陽的送窮鬼，卻是家家戶戶都做的。

這一天，天還沒有亮，大家就起來，爭先恐後的放鞭炮，有的從房內一直燃放到大門

外，把窮鬼嚇了出去，一面舉行大掃除，把房內的塵土全掃到大門外。平常掃地都從外面掃進來，把塵土當做了財寶，這一天把塵土當做了可怕的窮鬼，所以往外掃。雖然過年纔五天，紙窗纔新糊過，但時常起大風，有一二天便被刮破的，這一天早晨必須補好，地上如有洞，也得塞住，怕窮鬼從這些窟窿裏鑽出來，這叫做塞窮窟窿。這一天大家要喫餛飩，也叫做塞窮窟窿，因為喉嚨也是窟窿之一。

明陳耀文所作天中記云：「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按池陽在今陝西涇陽縣北，和郃陽同屬舊關中道，故其風俗略同，至日子卻差了許多。又因為郃陽沒有水，所以只把塵穢掃到大門外，不投水中。

五 招魂——郃陽風土之二

陰歷正月初七，舊稱人日，郃陽俗呼人七日。是招魂的日子。凡出門在近處的人，這一天都須回家過夜。大家喫一頓餛飩，叫做喫壽星餛飩。天將黑的時候，在土地神像前點上

一對長燭（每家都有一尊泥塑的土地像，置在大門內牆龕間，）房內也燃蠟燭，好讓魂魄回來時，容易辨別門徑。就寢前，家長在門口按次喊着家裏的人的名字，叫他回來，房內有一個人代替着大家回答着「來啦」。

這情形頗像我的故鄉的招魂。故鄉的招魂並沒有一定的日子，而是在誰生了病，以爲喫了嚇走了魂魄而舉行的，招魂的時間也在晚上，但在竈神的前面點着香燭，請竈神幫忙的。竈上取去了鏟子，放一米篩（通常把米篩當做避邪的法寶，）一碗清水，一隻空碗上覆着一張皮紙。一個人喊一次某人回來，用小指鉤一滴清水到覆紙的碗上，一個人在竈洞口回答着「來啦」。待紙上的水越滴越多，紙將破未破時，紙上就顯出一二顆晶瑩的圓滑的水珠。以爲那就是魂魄了，便端着這隻碗，一路喊着應着走到病人身邊，把紙搗成團，用牠拍拍病人的額，再將碗內的水給他喝一二口，就以爲魂魄回到病人的身上

了。

但在郃陽，不論有病沒病，是都須在正月初七日招魂的。

西清詩話載方朔占書云：「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荆楚歲時記云：「人日翦綵爲花勝，或鏤金箔爲人勝以相遺，故唐人謂人日爲人勝節。」現在這種風俗似已不易見到，今人亦多不知人日爲何日的。邵陽人雖保留了人日的名稱，但風俗卻完全不同了。

六 逐雀兒——邵陽風土之三

雀兒在農家有着很大的害處，牠成羣結隊飛來，可以搬走許多稻麥。中國人向來對牠沒辦法，只好聽其自然。邵陽人卻年年一度，在正月十一那一天要趕逐一次。

這一天清晨，天纔發白，一個人就在房內燃放鞭炮起來，另一個人亂揮着鞭子趕打着，從每間房裏趕到天井，從天井趕到門口，又從門口趕到土堡外的曬場上，（每一家人家都有一塊空地作爲打麥曬麥用），隨後又把雀兒從自己的曬場上趕了出去，讓牠進了別一家的曬場。雖然這一天的雀兒早已飛的飛走，躲的躲開，但大家相信這麼做一番，

一年裏就不害農事了。

七 老鼠嫁女——郃陽風土之四

老鼠和雀兒一樣，是一種有害的動物，牠最會損耗人家的東西，所以在北方，牠的名字又叫做耗子（但在關中，仍叫老鼠）。這東西晝伏夜出，靈捷狡猾，很有一點神祕，所以許多地方的人怕了牠，無法奈何牠，便想出了一種方法，客客氣氣的想把牠送了去。郃陽的老鼠嫁女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正月十二那一天，郃陽人把磨支了起來，讓老鼠們去喫磨內剩留的麥粉之類的東西，給牠們做喜酒。大家又煮了一鍋杏仁，預備正月十五喫，十二那一天先把牠煮熟，捻下杏仁衣，撒在地上。杏仁衣是有點紅色的，給新娘子戴在頭上做鳳冠。到了晚上，大家在天將黑時就睡了覺，不點燈，讓老鼠們大膽地出來喫喜酒，嫁女兒，到了半夜，姑娘們常躡着足走到磨邊，耳朵湊在磨中的洞口，傾聽老鼠嫁女的消息。據說可以聽到老鼠們的脚步

聲、說話聲、嘻笑聲。

浙江永康也有老鼠嫁女的風俗，時間是在正月初二。和邵陽的差了十天，他們也不點燈就睡了覺，放一點殘燭在牀上，作為送嫁的禮物，給牠們做花燭。那裏有兩句話云：「你把牠靜一夜，牠把你靜一年。」

寧波沒有這風俗，但正月初一也不掃地，也不點燈，意思是塵穢和油都是財，一年第一天不掃出去，不消耗，全年便積得很多。而實際，這種風俗也暗中給與了老鼠們放肆的機會。

八 從冬天裏逃出來的春天

春天在邵陽，甚至可以說，除了陝南一部份，陝西的春天是被冬天關住了的。風佔據着整個的冬天，又壓住了春天的逃遁。牠整天整夜巡行着，把地上灰白的塵土捲到了空中，於是天上的顏色也全和地上的顏色一模一樣了。幾個月來看不見青天。只有那白日，